

子不语

十二生肖连环杀戮，
令人崩溃的心理考验，
最诡谲人寰的变态游戏，
困兽之战，
谁能逃出生天？

孤岛惊魂

青子◎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孤岛惊魂

青子◎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孤岛惊魂 / 青子著.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5.7

ISBN 978-7-201-09267-6

I. ①孤… II. ①青… III. ①推理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71858号

孤岛惊魂

著 者: 青 子

出 版 人: 黄 沛

责任编辑: 刘子伯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1000mm 16开 印张: 17 字数: 186 千

印 刷: 三河市佳星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1-09267-6

定 价: 29.80 元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邮箱: tjrmcbs@126.com



第一章	死亡游戏	1
第二章	龙猫之死	21
第三章	鸡冠蛇	41
第四章	魔林迷踪	57
第五章	不在场证明	79
第六章	神秘纸条	105
第七章	生存之道	129
第八章	属相之谜	151
第九章	啃食怪兽	173
第十章	真相初露	197
第十一章	绝境反攻	221
第十二章	游戏结局 (Game over)	247
尾 声		267

第一章

死亡游戏



从直升机的窗口俯瞰下去，是一片美得让人心醉的景色：草原、森林、湖泊，都是纯天然的样子，视野中看不到一丁点儿人类文明留下的痕迹。叶斐然激动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虽然对面座的女孩一直抱怨飞机上不能玩手机——她有个最新款的iPhone 6，在拉萨时叶斐然已见识过了，但他认为，远离科技文明是参观天然美景必须付出的代价，而且对他来说，这代价是值得的。

话虽如此，但叶斐然最初报名参加探险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参观美景，当初他也不知道这里的景色这么美，“我是一个植物爱好者。”面对邻座美女的询问，他如是回答。

美女名叫周洁，24岁，自由职业者，长相清秀身材丰满，一头乌黑的长发在脑后绑成干净利索的马尾辫，前额很宽阔，也就是算命先生常说的天庭饱满，给人一种很有智慧的感觉。

由于她也是王小波的书迷，叶斐然才愿意跟她说几句话，他一直执着地认为，喜欢王小波的都是懂得思考的人，也都是好人。

他告诉周洁，由于高原气候的作用，西藏的植被情况与内地很不一样，自己一早就想来看看这些从来只在书上和电视屏幕上见过的植物，上学一直没时间，如今高考完毕，总得对自己的爱好要有个交代，于是报名来了。

“这么说，你也是看到微博上的公告后报的名？”

叶斐然摇摇头，“是一个开淘宝店的朋友介绍的，他知道我一直有来西藏的打算，刚好看到那条微博，就转告我了，对了，那个

叫胡子成的是这次活动的发起人吗？”

“也是，也不是。”对面座那个一直在涂指甲的女孩插了一句，说话声音很奶气，像没变声的小孩，可是看她的样子最少有十七岁了。她看着叶斐然说：“胡子成是我哥，他是这次探险的队长，不过在微博上发征求队友的信息，那是有人委托他做的啦。”

“金先生？”周洁忽然问。

“对，就是他，他花钱雇我哥担任探险队长，招人信息也是他让我哥发的。”

周洁轻轻“哦”了一声，环顾前后，说：“一共多少人报名？”

“可多着了！”她一边涂着指甲一边漫不经心地说。指甲油是红的，比血还要红，涂在指甲上显得很妖艳，这也许就是她想要的，年轻人总喜欢特别一点。“金先生看过所有人的资料，最后定下你们十一个人，至于我，当然是走后门进来的啦，嘿嘿。”

没人在乎她是怎么进来的，周洁又问：“为什么金先生自己不出面，要让你哥哥代做这些事？”

“他说最近有事要忙，我哥是队长，自然有很多事就委托他来做。”

“哦……你哥跟金先生很熟？”

胡子灵嘟着嘴摇了摇头，“他们不认识啦，我哥说，金先生是看了他发在一家旅游网上的旅游日志，才打电话找到他的，他找的人不止我哥一个，还有录像师、医生，只有你们几个是‘海选’上来的，很难得喔。”说完，她伸手往前座的男青年肩膀上拍了一下，“大叔你是摄影师吗？”

男青年回头做了个鬼脸，“在下就是，我叫高迪，高渐离的高，启迪的迪。”

“高渐离是哪个？”

“战国时期一个音乐家、猛士，刺杀过秦始皇。葛优在电影里扮演过他。”高迪颇有些自豪地答道。

“知道个屁，听都没听过。”胡子灵伸出左手食指，按在脸颊上，故意做出思考问题的样子，说道：“下次你介绍自己时，可以说自己叫高俅，这个人可是大家都认得的。”

大家哄笑。高迪也笑，问她：“那你叫什么？”

“胡子灵。”

“哦，狐狸精？”

大家又笑。难得这两个人是自来熟，刚认识就开起了玩笑，等他们安静下来，周洁又转向高迪打听“金先生”的信息，她好像对花钱请他们参加活动的这个人很感兴趣。

高迪的回答是“不很熟悉”，然后语带自豪地讲起他跟金先生认识的过程：

金先生打电话给他，说在一个视频网站上看到他拍的获奖短片，觉得很有水平，问他有没有兴趣为自己的极地探险活动拍摄纪录片，活动时间为一个月，期间一切食宿、设备消耗等费用均由金先生承担，并给他开出一个非常诱人的报酬标准，他经过慎重考虑（实际估计想都没想）后答应了，金先生很爽快地将报酬打到他银行卡上，然后通知他集合的日期和地点，他就这么来了。高迪提供的也是唯一大伙不知道的信息：金先生将亲自指挥这次探险活动，

现在，他已在目的地等着他们了。

他的话引起了大伙的兴趣，一直坐在后排打情骂趣的情侣也插进话来，男的说话略微有些口吃，而且是一副地道的四川口音，据叶斐然后来了解，他是四川人没错，但并非不会说普通话，而是坚持认为四川话是最好听的方言，所以坚持不说普通话。幸好他的四川口音不算重，说的话别人也都听得懂。

“照这、这么说，我们好像没有人知道金先生的身份，他到底是什么人啦？”

胡子灵满不在乎地说：“管他是什么人，玩探险不都是拼客吗，谁也不认识谁。”

“不能这么说，毕竟是人家请我们来的，咱们起码得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吧！”情侣中的女生说，她身材纤瘦，脸色有点病态的黄，头发扎成马尾辫，样貌和打扮都很普通，但第一印象乖巧可人，典型乖乖女。她也是四川人，说的却是普通话。

胡子灵把目光投在驾驶飞机的黑人身上，上飞机时他们就试图跟他交流，但他不会中文，当时忙着收拾行李，也没多问他什么。

“这个黑大叔准认识金先生，哪个懂英语，拷问他一下。”胡子灵说。

高迪举了一下手，自告奋勇地侧过身子，用他的中国式英语费力地与黑人飞行员交流起来，半晌转回头来，向大家摊着手说：“这人猪头一个，什么也不知道。”

“什么叫什么都不知道？”有人问。

“是这样的，他说自己是金先生从美国雇来的，飞完这一趟就

回美国了，飞机是金先生本人提供的，他就知道这么多。”

“八成是你英语不及格，交流起来不行吧？”胡子灵故作嘲笑的神情。

“谁说的，我是为了给你机会表现，你上吧。”

“我英语老师只给我们上体育课，我不去丢人。”

短暂的沉默，马尾巴女生忽然说：“咱们一共来了多少人？”

“十二个，不加金先生本人。”胡子灵说，同时目光往前后座位扫去，“咱们这儿坐了六个，其余大叔大婶都在另一架飞机里。”

高迪用英语向驾驶员打听具体目的地（金先生当初只说是西藏中部，没说具体位置），黑人回答他只知道经纬度，不知道地名，至于抵达时间，大概在二十分钟之后。

还要过二十分钟……叶斐然沉吟了一声，转过脸，将脑门抵在玻璃上，静静地欣赏着下边大自然的美景。在他旁边，几名同伴仍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他没有心思听，更没有心思加入讨论组。虽然年纪相仿，但他与胡子灵的开朗活泼恰恰相反，他喜欢一个人安静地思考事情而不是用嘴巴讨论，尤其面对一群不熟悉的人时，更加懒得开口了。

随着飞机的行进，下边的景色从森林换成了湖泊——一块面积很大的椭圆形湖泊，不知什么缘故，湖水看上去竟然是奶白色的，好似一块随意摊在平底锅上的奶酪。湖泊一头以一条河流连着座孤山，山顶有些白花花的東西，距离太远看不清是什么，叶斐然的目光被湖泊另一头的某个东西吸引住了，那是……一座外墙灰色的塔楼式建筑？

直升机降落在一块地势平坦的草地上，队员们挨个走下飞机，黑人驾驶员帮他们把行李搬下来，附送了一句“Good luck!”后，便驾直升机离开了。在目送直升机升天的过程中，一丝慌乱的情绪从叶斐然心头掠过，好像他们被彻底遗落在这个蛮荒之地，再也无法离开了似的。

这种情绪一闪而逝，之后，叶斐然开始为身边的一切所着迷，脚下的草地上随处可见从未见过或只在书本上见过的植物，他俯身观察了好一阵子，直到空中再次响起马达的轰鸣声——另一架直升机也到了，在附近降落，门开后第一个下来的是胡子成，一个人高马大、肤色黝黑的男青年，在拉萨就是他负责跟大家接头的，说话带着点河南口音，大大咧咧，却让人感觉是个很有责任感的人。

跟在胡子成身后的是两个二十岁左右的少女，与胡子成有说有笑，好像很熟悉的样子。

“她俩都是我哥那个探险社团的，老熟人了，这次一起报的名。”胡子灵小声跟离自己最近的叶斐然和周洁说，他们仨这时站在一处。“那个黄头发的叫戴芳，短头发的叫童西美，她俩是一个学校的，她们暗地里都喜欢我哥……”

叶斐然弱弱地问：“既然……是暗地里，你是怎么知道的？”

胡子灵两眼一瞪：“从她们行为举止观察出来的，不行吗？”

叶斐然低下头，他一向不敢跟女生争论，何况还是如此盛气凌人的女生。

第四个下飞机的还是个女生，看上去年龄比前面两个略小一些，叶斐然眼睛一亮，总算又遇到个同龄人了。她身材娇小，瓜子脸，齐耳短发，一双明亮清澈的大眼睛四下转动，与叶斐然的目光接触上时，她抿嘴笑了一下，让叶斐然摸不着头绪。

胡子灵窃笑道：“她可能看上你了，小正太。”

叶斐然脸顿时不争气地红了，咕哝了一句：“谁是正太。”他最怕被人说成正太，觉得不是什么好词。然而悲剧的是，不管是熟人还是陌生人，经常有人这么叫他。

再往飞机上看，有一个二十几岁的男青年跟在小美女身后下了飞机，头发梳得油亮，戴一副象征知识分子的黑框眼镜，模样有点像当年“严迪”广告里那个穿白大褂的大夫，手里拎个画着红十字标志的硬皮箱子，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药箱？耳边只听周洁低声说道：“他大概就是金先生雇的医生吧。”

叶斐然暗自点头。医生之后，紧跟着是个穿一身白衣的男青年，他一出现就引起胡子灵的惊呼：“帅哥啊，长得好像李弘基！”

李弘基这名字对叶斐然来说不算陌生，韩国超人气偶像，经常听女同学说起，具体长什么样倒是没有印象，他看着这人走下飞机，脑海中想起的是另一个神话般的人物：西门吹雪。首先，这人也穿了白衣服，气质同样卓尔不群，不过他可没有西门吹雪那么冷酷，从下飞机开始脸上就一直挂着微笑，让人感觉很亲切，这一点倒是和某些偶像明星出场时的表现很像。

最后一个下飞机的是个二十出头的男人，平头，黑脸，一双黄豆粒大的眼睛炯炯发光，不知是不是偏见，从看见他的第一眼起，

叶斐然就觉得他的眼神有点邪恶。

“不对啊！”身边，周洁小声嘀咕着，“不是说一共十二个人吗，怎么是十三个？”

叶斐然也感到好奇，按人头数了一遍，确实是十三个。“那个……谁，会不会你记错人数了？”他想叫胡子灵，但忘了名字，只想起“狐狸精”三个字，这可万万叫不出口。

胡子灵伸左手食指点了一遍人数，再将这根指头按在嘴唇上，歪着脑袋说：“我看过名单，明明是十二个人呀，难道后来又加上了一个？”

人聚齐之后，胡子成招呼大家跟着他走，说金先生有过交代，下飞机后往湖的方向走就对了，这里四面都是树林，看不到湖，但之前在飞机上已经见过，就在东边的林子后头，顶多也就一两公里远。胡子成走在最前面，领着大家陆续走进树林。胡子灵自然与哥哥走在一起，旁边是那两个据说暗恋胡子成的女生，四人说说笑笑，侃谈着在这里看到的一切新鲜事物。

叶斐然和周洁，还有那个短发美女一起走在队伍最后，前面是那对大学生情侣和几个男人，值得一提的是，那个眼神很凶的男青年似乎很不合群，虽然走在队伍中间，但不跟任何人说话，目不斜视，神情冷漠而严肃。叶斐然看在眼里，倍感奇怪。这时周洁在一旁碰了碰他的肩膀说：“看什么呢，眼睛一眨不眨的。”

叶斐然向那个男青年呶了呶嘴，周洁盯着他看了一会儿，也皱起了眉头，压低声音说：“这人哪像是来游玩的，跟上刑场似的……”

旁边的短发美女忽然接过话茬：“这又有什么不同，人一出生

就在向坟墓走去，生活只是坐在一个房间里喝茶休息，而死神就在你隔壁。”

叶斐然与周洁交换了一个惊愕的眼神，谁也不知道她为什么突然冒出这番奇怪的言论，哪儿跟哪儿啊这是。短发美女却莞尔一笑，“别这么吃惊，我是听你那样说，忽然想起《圣经》里这个比喻。”

“你信基督？”周洁问。

“嗯，我十二岁就受洗了。”

叶斐然微笑不语，之后大家互作介绍，她的名字叫赵玉尘，她很骄傲地说，这名字来自她母亲生前最喜欢的一句李清照的词：碧云笼碾玉成尘。她六岁那年父母因车祸去世，从此跟奶奶一起生活。按理说她今年该上高一，但是暂时休学了，参加这次探险活动是为了印证自己的信仰，至于如何印证，她并没有明说。总之在叶斐然看来，她是一个个性突出的姑娘，跟他所认识的同龄人完全不一样。

越往树林深处走，叶斐然见识到了越多内地没有的植物，欣喜若狂的他顾不上赶路，解下背包，找出做标本采集的一套工具，钻进林子深处的草丛里，一口气完成了三种草本植物的标本采集，刚要做第四种时，只听一个声音在耳边说道：“你怎么还没完了？”

抬头看去，发现周洁和赵玉尘在不远处瞪大眼睛望着他，别的人都走远到看不见了，叶斐然这才恢复时间的概念，站起来，不好意思笑了笑：“你们怎么没跟他们一起？”

“我们想看你在干什么。”赵玉尘撇了撇嘴，“你是个植物爱好者？”

叶斐然点头承认。

“那我看这棵树挺奇怪的，你告诉我它是什么树？”赵玉尘伸手指向附近一棵树。她眼光不错，这是檀树属中的一种罕见的树种，叶斐然马上道出它的名字和习性，赵玉尘不甘心地接二连三提问，叶斐然对答如流。走着走着，林中的树木变得稀少，前方又是草地，忽然视野里出现了一棵真正的参天大树——树干直径有一两米，高度据目测起码在五十米以上，树冠庞大，童童如华盖。三个人不约而同地发出感叹声。

“小正太，这是棵什么树？”周洁以差不多是逗小孩玩的口吻问道。

叶斐然想告诉她自己不是正太，但是顾不上，他的注意力已完全被眼前这棵树吸引了，他不敢相信自己的判断，但是……这真的是传说中的印度娑婆双树？他曾在资料上多次见过这种极为稀少的树种，见到实物还是头一回，故不敢妄下判断，只道出自己的怀疑，三人围着大树啧啧赞叹了一阵，接着赶路。行不多远，已可看见那片原先被树林遮挡的湖泊，以及湖边那栋建筑，这是一栋中国传统式样的塔楼，外墙青灰色，似用青砖砌成，一共五层，每一层都是八角飞檐，朱甍碧瓦，虽称不上雄伟，倒也是玲珑别致，古色古香。

周洁望着建筑，感慨道：“建这么一座塔楼得花不少钱吧，这个金先生真是怪，在这种地方盖这么好的塔楼，不知道做什么用，难道只是为了做探险活动的大本营？”

“会吗？”赵玉尘歪着头说，“我纳闷，这里前后不着村的，

建筑材料从哪儿运来的？”

12

“没准是空运的，人家有的是钱。”

“不能吧，空运的成本那么高，难道花这么多钱做这一切只为了探险？”对赵玉尘的怀疑，周洁报以微笑，“这有什么，就像那个搞地产的王老板，每年光是花在登山活动上的钱就有几百万，人家有钱，不在乎。”

叶斐然认同她的说法，有钱人总是有些特别的嗜好，为此挥金如土在所不惜。

往前走不远，他便看见同伴们的身影了，一个个站在湖边，伸头往湖里张望着，还有人用手捧水送到眼前观察，好像湖水里有什么特别使人感兴趣的东西。叶斐然等人加快脚步，来到湖边，不用找人打听，已然看出这些人在讨论什么——湖水是白色的，如同牛奶一样的纯白。这件事太不可思议了，如不是亲眼所见，这种事说出来绝对不会有人相信：你能想象偌大一个湖里流淌的全是牛奶的场面吗？

3

“……这种情况是我第二次见了。”三人赶到跟前时，那个白衣帅哥正蹲在湖边一块岩石上，凝望着湖水，一边跟大家做着“科普解说”，他的嗓音很中性，操着一口纯正的普通话，语速不急不慢，抑扬顿挫，很是好听。

“第一次是在喀纳斯，你们知道喀纳斯湖吧？那，就是传说有

湖怪的那个。”接着他说，在喀纳斯附近有一个比它小不了多少的白湖，湖水就跟眼前这片湖一样，纯白纯白的。有科研人员做过调查，白湖跟喀纳斯同属一条水系，湖水来自地下冰川，造成湖水变白的原因一说是湖水含有丰富的碳酸盐，造成湖水发白；另一说是地下冰川运动将花岗岩挤磨成白色粉末，随流带入湖中，究竟哪个说法正确，科学界一直没有定论，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湖水的水质并没有问题，湖里鱼虾一类的生物也并不比普通的水域少。

听完他的话，摄像师高迪也捧了一捧水，凑到眼前观察，感觉有点不敢相信：“乖乖，你的意思是说，这水可以喝？”

“我说的是喀纳斯附近的白湖，这里的水我不知道，问金先生吧，他是这的主人，肯定了解。”

胡子成转身望向塔楼说：“中咧，那咱们先进塔楼吧，别让人久等了。”他说话操一口正宗的洛阳口音，在清朝以前这可是全国通行的“普通话”，大江南北都听得懂，给人很爽朗的感觉，但他的妹妹——胡子灵说的却是普通话，不仅如此，她的普通话里还有一股东北味，是故意如此还是另有缘故？叶斐然不知道，这种问题总不好直接问她。

高迪举起摄像机，说：“你们走先，我在后面拍。”

“呵呵，这就拍上了？”

“那是，金先生要我一下飞机就开拍，钱都收了，我能不干活吗？”

十几级汉白玉的台阶，将众人引向两扇对开式的朱漆大门前。很阔的门，把手位置是两只狮头，嘴里各自叼着一只银色拉环，门的底部缀有大片祥云图案，金色的，很有古风。叶斐然心想，这个